

梵汉对照插图配音本
印度古典艳情诗集

傅浩 译

阿摩卢百咏
अमरुशतकम्



中西書局

梵汉对照插图配音本
印度古典艳情诗集

傅浩 译

阿摩卢百咏
अमरुशतकम्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摩卢百咏：中文、梵文 / 傅浩译. —上海：中西书局，2016.12

ISBN 978-7-5475-1198-5

I. ①阿… II. ①傅… III. ①爱情诗—诗集—印度—古代—汉语、梵语 IV. ①I35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88873号

阿摩卢百咏

傅浩 译

责任编辑\刘寅春 装帧设计\黄 骏 版式设计\傅 浩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中西書局 (www.zxpress.com.cn)

地址\上海市打浦路443号荣科大厦17F(200023)

发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90×1240毫米 1/32 印张\9.25

版次\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475-1198-5/I·151

定价\45.00元

序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阿摩卢百咏》是印度著名的古典梵语百咏体艳情诗。译者是傅浩。他是英语文学专家，尤精于英语诗歌翻译和研究。熟悉傅浩的读者或许会心生好奇，以前不知道他通晓梵语，他什么时候学的？那么，我来告诉读者。

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研究中心开设了一个梵文班，为期三年半。前三年学习梵语，最后半年学习巴利语。傅浩就是这个班的学员之一。他坚持不懈，学完三年半的全部课程，学会了梵语和巴利语。随后，他着手翻译这部《阿摩卢百咏》，现在终于完稿，奉献给读者。

傅浩作为一个学者，钟情学问，热爱读书。印度与中国同为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学遗产丰富，诗歌艺术尤其发达。傅浩博览群书，早已了解这些情况，心向往之。因此，遇到有学习梵语的机会，自然会激发他学习的心愿。可贵的是，他有意志和毅力，

下了决心，就一定要把梵语学到手。有志者，事竟成，事实证明他做到了。

印度梵语文学遗产丰富，可惜国内梵语人才稀缺，现在国内从事梵语文学翻译和研究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因此，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能向傅浩学习，争取学会梵语，打开梵语文学宝库，撷取其中的精品佳作，通过翻译和研究，介绍给国内广大读者。自然也应该注意到，语言只是工具，要从事文学翻译和研究，还必须自身有文学造诣，才能胜任这个任务。这也是傅浩翻译这部《阿摩卢百咏》给予我们的启示。

黄宝生

2016年4月2日

译者序：一颂诗抵百卷书

《阿摩卢百咏》（*Amaruśatakam* 或 *Amarukaśatakam*）是大约于公元七或八世纪在印度结集的一部古典梵语艳情诗集，作者据说是一位名叫阿摩卢的国王。现存有四种版本，各本所收诗作数量和次序颇有不同，一般为百颂有奇，但主题都集中于男欢女爱、悲欢离合、争风吃醋、打情骂俏等儿女情态，风格一以贯之，故也有人视之为一套组诗。

《阿摩卢百咏》是印度梵语文学经典中最负盛名的抒情诗集之一，传统中素有“诗人阿摩卢一颂诗抵百卷书”^①之说，可见其在梵语文学史上地位之崇高。自八世纪文论家伐

① amarukakaverekaḥ ślokaḥ prabandhaśatāyate | 此梵语原文见于 C. R. Devadhar (ed.), *Amaruśatakam: with Śṛṅgārādīpikā of Vemabhūpāla: A Centum of Ancient Love Lyrics of Amaruka* (Poona: Oriental Book Agency, 1959;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rpt. 1984) 扉页，标明出自 bharataṭīkākāraḥ (婆罗多〔作品〕注疏作者)，这也许是指《舞论注》作者新护 (Abhinavagupta)；英语译文见于该书页 23-24。

摩那 (Vāmana) 在《诗庄严经》(Kāvyālaṅkārasūtra) 中首次引用以来, 阿摩卢诗就被历代诗人和评论家不断引用, 当作评判其他诗作的标准样板, 足见其艺术之精湛。梵学学者兼诗人安德鲁·谢林称其“与世上任何地方产生的情诗相比, 同样具有独创性和生动性”。^①的确, 其诗似横空出世, 前无古人, 却开创风气, 成为后世日趋下流的艳情诗之滥觞。

一、作者之谜

这些艳情诗的作者一直是个谜。其人是否曾真实存在尚无定论。其名字的拼写法就多种多样, 如 Amara, Amraka, Amaraka, Amaruka, Amaru, Amarū, Amarūka 等。^②其中 Amara 义为“不死”或“不死者”, 亦即“天神”; 又与同属印欧语系的拉丁语 amare (爱, 爱

① Andrew Schelling, “Introduction” to *Erotic Love Poems from India: A Translation of the Amarushataka*, Boston & London: Shambhala, 2004, p.xii.

② 据 A. K. Warder 说, 原来的拼法应是 Amaruka 或 Amarūka, 现在通行的 Amaru 是因音韵故而缩短的略称, 一般见于较差的抄本。见 A. K. Warder, *Indian Kāvya Literature*, vol. 3,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77; 2nd revised edition, 1990, p.180.

神)一词音近,似颇有意味。据说,这个名字是九世纪迦湿弥罗国瑜伽师兼文论家欢增(Ānandavardhana)在其所著梵语诗学论著《韵光》(*Dhvanyāloka*)中首次提及的。他如是说:“众所周知,诗人阿摩卢的短诗就像长篇巨制一样充溢着艳情味。”^①

据十四世纪诗人玛陀婆(Mādhava)或称维底亚蓝耶(Vidyāraṇya)所著《商羯罗传》(*Śaṅkaradigvijaya*)记载,印度哲学不二论吠檀多学派创始人商羯罗大师(Śaṅkarācārya, 788-820)辩才无碍,纵横五印,摧伏各派。一日来到婆罗痾斯国,与弥曼查学派大师曼达那弥湿罗(Maṇḍanamiśra)进行哲学论战。就在商羯罗势不可挡,即将取胜的紧要关头,曼达那弥湿罗的妻子乌婆耶婆罗蒂(Ubhayaabharatī)挺身而出,向商羯罗发起挑战。她发觉对手知识渊博,精通各种学问,就提出要与之比试性爱艺术,并以性爱细节暗喻玄学之理,提出一系列问题,心想商羯罗自幼出家,从未体验过男女情爱,在这方

① yathā hyamarukasya kavermuktakāh śṛṅgārarasaniṣyandinah prabandhāyamānāh prasiddhā eva|此梵语原文见于 C. R. Devadhar (ed.), *Amaruśatakam*, p. 22。参见欢增:《韵光》第3章第7节,载黄宝生译《梵语诗学论著汇编》,上册,北京:昆仑出版社,2008年,页286; Yigal Bronner, “Double-Bodied Poet, Double-Bodied Poem: Ravicandra’s Commentary on the Amaruśatakam and the Rules of Sanskrit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26 (1998), p. 233; Andrew Schelling, “Introduction” to *Erotic Love Poems from India: A Translation of the Amarushataka*, p. ix。各译本措词和意思略有出入。

面或许可能赢他。于是商羯罗陷入两难境地：答应吧，会因不合出家人身份而遭人耻笑，不答应吧，也会暴露自己并非无所不知。无奈之下，他施出缓兵之计，要求推迟一个月（一说百日）再作答辩，而据说是遭贬谪的辩才天女化身的乌婆耶婆罗蒂竟慨然应允了。随后，他云游到印度北部迦湿弥罗国，该国君主名为阿摩卢，刚崩殂不久，正陈尸于火葬堆上即将火化。于是，商羯罗命弟子守护自己的肉身，说自己要离开一段时间，言毕施展神通，使神识出离，进入阿摩卢的尸体。臣妾们眼见大王复活，喜出望外，以为是拜神所赐。商羯罗寓于新的肉身中度过了百日百夜，每日仔细研读筏蹉衍那（Vātsāyana）的《欲经》（*Kāmasūtra*）及注疏，每夜则与阿摩卢后宫中一位妃嫔共处，实习第一手性爱技巧。百日期满，他又额外多耽搁了几日，以求好运或熟练所学。然后他离弃阿摩卢的肉身，回到自己体内，与辩才天女重新展开论战，涉及性爱艺术的种种微妙细节，终于证明自己于世间学问无所不通，彻底征服了对手。据说，他研读《欲经》时，每日写下一颂论性爱的诗作，作为该书的新注解。另说他每夜实习后都用一颂诗记下心得体会。后世有人认为《阿摩卢百咏》就是这些诗的结集，由于是商羯罗借阿摩卢的肉身所作，故以后者之名传世。^①然而，尽管《商羯罗传》首次把商羯罗与阿摩卢扯上了关系，玛

① 参见 C. R. Devadhar (ed.), *Amaruśatakam*, pp. 9-11; Andrew Schelling (trans.), *Erotic Love Poems from*

佗婆并未明确说过商羯罗所作就是《阿摩卢百咏》。此阿摩卢未必就是彼阿摩卢。

稍晚的《阿摩卢百咏》注疏者罗维旃陀罗 (Ravicandra) 在其所著《足欲》(*Kāmadā*) 中所述则略有不同：

尔时，世尊商羯罗大师以征服世间为名，游行至迦湿弥罗国。朝臣请讲授“艳情味”，言：“诗人果若写艳情，世间尽得其中味。”大师闻言，运用神通，入已薨之王阿摩卢肉身中，与宫女百人交，翌晨即作艳诗一颂。恶人讥之，言：“彼伪圣人也，岂谓自幼出家持梵行者。”大师遂为之详说诗中“清净味”。如是云云。……清净乃解脱之一方便耳。^①

另一位佚名注者所述与此类似，但细节更多，更具戏剧性。在周游印度列国辩玄论理途中，商羯罗大师来到迦湿弥罗国阿摩卢王宫廷。国王溺于声色，有百位妃嫔相伴，

India, pp. ix-x.

① 转引自 Yigal Bronner, “Double-Bodied Poet, Double-Bodied Poem: Ravicandra’s Commentary on the Amaruśatakam and the Rules of Sanskrit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p. 234.

日日寻欢作乐。大师本欲拯救国王于色欲泥淖之中，不意却被劝请讲授性爱艺术，遂投其所好，口诵百颂艳诗，暗寓玄理，以诱国王入道，不料讲毕却遭国王及群臣大肆嘲笑，意谓一个持戒禁欲的出家人懂什么性爱，除非他不守戒律。商羯罗无法忍受如此侮辱，遂运神通，以夺舍法袭入阿摩卢王体内，用国王自己的口吻阐明诗中真实含义。阿摩卢王耳闻自己亲口演说艳诗奥义，当场顿悟，获得解脱。大众亦随即开悟，生厌离心。^①

以上所述都只是传说而已。除此之外，阿摩卢其人的真实身份和生活时代一概不详，甚至是否确有其人存在都成问题。还有不知名的注者称其出身于金匠种姓。^②可见，也有可能不止一位名为阿摩卢者。从诗集的内容看来，所描写的生活不像是宫廷秘戏，倒颇有些市井味道，故难说出自王者手笔。若说是商羯罗托名之作，倒也不无可能。商羯罗生活的时代，印度盛行密教，大师也许如鸠摩罗什（Kumārajīva, 344-413）一般，^③难免受时风或形势影响。后世之人借尸还魂，为贤者讳（盖以商羯罗借阿摩卢肉身行淫为不破戒），不亦宜乎？总之，阿摩卢不知何许人也。他很可能像荷马、莎士比亚、曹

① 参见 C. R. Devadhar (ed.), *Amaruśatakam*, pp. 11-12.

② 参见 C. R. Devadhar (ed.), *Amaruśatakam*, p.12.

③ 有关罗什破戒事，参见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页2500-2502。

雪芹一样，只是某位或某几位天才的代号而已。

梵学学者高善必（D. D. Kosambi）在《妙语宝库》（*Subhāṣitaratnakoṣa*）编校者序中称，他觉得《阿摩卢百咏》是一部多人诗作的合集，而非单一作者的独著。^①这一“非正统观点”遭到提婆陀罗的驳斥。提婆陀罗指出，“百咏”通常是一个诗人的一系列作品。这种形式便于插编，尤其是由独立自足的短诗组成时，既不用一以贯之的叙事线索串在一起，又不必有条不紊地编成逻辑段落。每颂诗就像一幅细密画，描绘一种恋情阶段，一种奇妙情态，或一种微妙情绪。^②的确，印度梵语文学中还有不少其他类似作品，如伐致呵利（Bhartṛhari）《三百咏》（*Śatakatraya*，其中包括《世道百咏》、《艳情百咏》和《离欲百咏》）和摩由罗（Mayūra）《太阳神百咏》（*Sūrayśataka*）等。像这些作品一样，统一的结构风格和个性神韵——造语抒情，自然而从容，措词精确，克制而优雅，描写凝炼，生动而有力——都显示《阿摩卢百咏》是一人所作。

特鲁特曼（Albertine Trutmann）则支持高善必的多人合集之说，否认阿摩卢的存在，

① *Subhāṣitaratnakoṣa* of Vidyākara, eds. D. D. Kosambi and V. V. Gokhal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lxxi.

② C. R. Devadhar (ed.), *Amaruśatakam*, p. 21.

甚至考证出作者中有一位女性，名为薄婆迦提毗。^①

二、版本之疑

《阿摩卢百咏》的版本问题颇复杂。据说，诗集在欢增的时代就已成形。^②一般而言，《阿摩卢百咏》有三种校勘本：摩腊婆国王阿周那伐摩提婆（Arjunavarmadeva）校注本，俗称西本（注题《美味回生露》*Rasikasañjivinī*，十三世纪初），录诗一百零二颂；罗维旃陀罗校注本，俗称东本（注题《足欲》，年代不详），录诗一百颂；罗室折罗古吒国王韦摩普跋罗（Vemabhūpāla）校注本，俗称南本（注题《艳情灯》*Śṛṅgāradīpikā*，十五世纪初），录诗一百零一颂。另外，据说还有第四种，但其实不能算是校勘本，而只是各种抄本的杂烩而已，其中包括据说即案达罗国王卜罗闼钵卢多罗的卢多罗摩提婆鸠摩罗（Rudramadevakumāra）的注本（十三世纪末）和罗摩卢多罗（Rāmarudra）的注本

① Eberhard Fischer & Dinanath Pathy, *Amorous Delight: The Amarushataka Palm Leaf Manuscript Illustrated by the Master of Sharanakula (Orissa, India)*, Artibus Asiae Publishers at Museum Rietberg Zürich, 2006, p. 13.

② 参见 C. R. Devadhar (ed.), *Amaruśatakam*, p.23.

(年代不详)，共录诗一百一十四颂。一律是单节四行体诗。1808年，《阿摩卢百咏》首次在印度加尔各答出版印行，所用抄本是罗维旃陀罗所校注之东本及其注疏。此本品质不佳，在格律等方面舛误甚多，估计是出版商不知拣择，用碰巧可找到的抄本草率付梓所致。有趣的是，注者中竟有三位王者，也许正因为此，作者才相应也被后人赋予了王者身份吧。

经梵学学者对比研究，发现有八十四颂诗是三个校勘本所共有的，故可确定无疑出自一个原始共本。其余则为可疑之作，因为至少有一种校勘本将其排除在外，但其中有些见于其他诗集选本或文论著作中，被认为是阿摩卢所作。

各本所录诗作文本也不尽相同，文字措辞颇有变异。比诸罗维本和韦摩本，阿周那本有三十二颂相异；比诸阿周那本和韦摩本，罗维本有三十九颂相异；比诸阿周那本和罗维本，韦摩本有六十三颂相异。另有三十三颂各本均互不相同。

阿周那本与卢多罗摩本诗作排序大致相同，除因录诗数量不同而有个别差异之外。作为最早的两种注本，它们很可能出自同一原本。后者有内容重复和窜入现象，而前者显然有所删订，因为后者所有而前者所无的十四颂诗在风格或内容上与其余的很不一致。其中六颂是描写自然景物的，一颂是有双关含义的，其余是后世绮靡风格的直接描写，

不似大部分阿摩卢诗那样是“房中”诗，人物多是靠语言和动作表演间接描写的，一般也避免使用双关手法。罗维本与前两种本子可说亦同出一源，因为其中仅有七颂诗除外，其余均可见于卢多罗摩本。最晚出的韦摩本则迥异，不仅诗作文本与前三种相异最多，而且排序也大不相同，甚至有十二颂诗是别本所无。校注者宣称：“汇集原作，剔除伪作。”^①看来他是有意识做了一番认真的校勘工作的，尽管其手段可能不免武断。对于这几种本子的优劣，学者们莫衷一是。多数人认为最老校注本（即西本）较优，也最接近原本面貌，但也有少数人认为最新校注本（即南本）更佳。^②

也许与加尔各答的出版商相似，笔者别无选择，最先遇到的版本是印度学者提婆陀罗编订的配有韦摩普跋罗注疏《艳情灯》的南本《阿摩卢百咏》（*Amaruśatakam with Śṛṅgārādīpikā of Vemabhūpāla: A Centum of Ancient Love Lyrics of Amaruśatakam*. Ed. Chintaman Ramachandra Devadhar. Poona: Oriental Book Agency, 1959. Reprint,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84）。碰巧手头还有一本英译本（*Erotic Love Poems from India: A Translation*

① mūlaślokān samāhṛtya prakṣiptān parihṛtya ca | 转引自 C. R. Devadhar (ed.), *Amaruśatakam*, p. 18。

② 此节所述版本情况主要参考 C. R. Devadhar (ed.), *Amaruśatakam*, pp. 12-20; A. K. Warder, *Indian Kāvya Literature*, vol. 3, pp. 180-185。

of the *Amarushataka*. Trans. Andrew Schelling. Boston & London: Shambhala, 2004), 也是根据南本所译。于是就决定以南本为底本着手翻译。虽然后来又得到了无注的西本 (*Āmaru: Hundred Verses*. In *Love Lyrics by Āmaru, Bhartṛhari and Bilhaṇa*. Eds. and trans. Greg Bailey and Richard Gombrich. The Clay Sanskrit Librar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and JJC Foundation, 2005. 205-275), 以及另一种无注的电子版编订本 (*Amaru: Amarusataka*. Göttingen Register of Electronic Texts in Indian Languages), 但仍以先入者为主, 后来者为辅, 草成此译。^①除译出全部一百零一颂诗作之外, 还译了韦摩所作的每一颂诗的题解, 其详细疏解则从略。所用底本梵文有几处印刷错误, 就据别本校正径改了, 不另出注。

三、解说之惑

以南本为例, 全部一百零一颂诗中, 除前四颂祝愿诗和末两颂煞尾诗外, 其余就是纯粹的艳情诗了。据韦摩《艳情灯》所注, 诗中发言者有五: 女主人公、男主人公、女

① 译稿完成后, 译者才得见附有阿周那注的西本 (孟买 1954 年版)。

伴、信使以及诗人。女主人公发言者二十六颂，男主人公发言者十五颂，女伴发言者十二颂，信使发言者一颂，诗人发言者三十九颂，另外还有两颂联句诗，一为男女主人公之间，一为女主人公与信使之间的对话。除诗人以旁观者身份插叙旁白外，其余各种角色都直接表演戏剧独白或对白。连贯起来看，整个诗集就仿佛一幕幕戏剧小品场景。然而，其中各个场景又彼此相对独立，不似迦梨陀娑的《云使》那样有连续发展的情节，所以还是以同一主题下的一组抒情短诗视之为宜。如此写法不免令人想到二十世纪西方诗人和评论家如托·斯·艾略特等人所推崇的戏剧独白和多声部技巧。

诚如欢增所言，阿摩卢诗作充溢着“艳情味”。韦摩的注疏干脆题为《艳情灯》。可见，《阿摩卢百咏》的主题即艳情。在印度传统文论中，艳情味居八味之首。^①所谓“艳情味”，据七世纪婆罗门文论家檀丁（Daṇḍin）说，是“爱与许多形态结合”^②而形成的。也就是说，作品中呈现的爱欲的种种表现形态即艳情味。在《阿摩罗百咏》中，这些形态不似中古以来西方文学中流行的陈义甚高的理想爱情，而像大多数（尤其是东方）文

① 八味最早是公元元年前后摩罗多在《舞论》中规定的。曼摩吒：《诗光》第4章第29节：“艳情、滑稽、悲悯、暴戾、英勇、恐怖、厌恶、奇异，这些是相传的、戏剧中的八种味。”见黄宝生译：《梵语诗学论著汇编》，下册，页621。

② 檀丁：《诗镜》第2章第281节，载黄宝生译：《梵语诗学论著汇编》，上册，页191。